

新潮女作家



新潮女作家

孙 因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辽新登字 3 号

新潮女作家

Xinchao Nüzuoja

孙 因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

中共辽宁省委机关印刷装订厂印刷

字数: 163, 000 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$7\frac{7}{8}$ 插页 2

1992 年 8 月第 1 版

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1,435

责任编辑: 杨爱群

责任校对: 晓 春

封面设计: 杜凤宝

ISBN 7—5313—0779—0/I·714

定 价:



作者简介

孙因，本名郭定远，四川秀山人，土家族。五十年代开始文艺创作，主要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血染大渡河》，中篇小说《奇特的姻缘》（与瑜珊合作）、《乌鸦镇传奇》、《无名氏唱片》等十余部，剧本《翼王旗下四姑娘》、《洞房花烛夜》等共百余万字。剧本曾获国家级铜牌奖，小说获省级奖多次。现为四川作家协会、四川戏剧家协会、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、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、中国俗文学学会会员、秀山县政协常委。

年轻的朋友，诗人笔下的浪漫，不等于严峻的生活。

——题记

——这是第一首诗

——这是第二首诗

——这是第三首诗

——这是第四首诗

——这是第五首诗

——这是第六首诗

——这是第七首诗

——这是第八首诗

——这是第九首诗

——这是第十首诗

——这是第十一首诗

——这是第十二首诗

——这是第十三首诗

——这是第十四首诗

——这是第十五首诗

——这是第十六首诗

——这是第十七首诗

——这是第十八首诗

目 录

一点芭蕉一点愁.....	1
二月晓睡昏昏然	24
三分春色二分愁，更一番风雨	50
四月南风大麦黄，枣花未落桐叶长	76
五更千里梦，残月一城鸡.....	101
六合虽广兮受之应不容.....	126
七八个星天外，两三点雨山前.....	152
八千里路云和月.....	176
九疑云杳断魂啼，相思血.....	202
十年一觉扬州梦.....	223

一点芭蕉一点愁

——〔元〕徐再思《夜雨》

清晨，文玫裹着柔姿纱睡衣，呆立窗前，院子里那丛高及房檐的芭蕉，撑开巨大的阔叶和风雨搏斗，颤抖，摇晃，把袭来的雨点弹向四方，单留下圣洁的绿。嗒嗒，沙沙，烦透了，这可恶的芭蕉！蓦地，李笠翁烦闷时和爱妾在芭蕉叶下的对话，浮上脑际：

李笠翁：是谁多事种芭蕉，早也萧萧，

晚也萧萧？

爱妾：是君心绪太无聊，种了芭蕉，

又怨芭蕉！

韵事！三百多年前士大夫文人的闲情逸致，毕竟太遥远，时空的隔阂，文玫对这位戏剧理论家贬多于褒，最使她厌恶的是讨小老婆！据说那小老婆也是才女，居然低声下气，和玩弄她的男人吟唱，以博欢心，一副奴婢相，可悲！

女人，难道仅仅是花瓶，供权势的男人们消遣，赏玩？

“不！”文玫在心中抗争，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女性，

正张开双臂，拥抱来自西方的现代浪潮，封建卫道士的李笠翁们，见鬼去吧，我们欢迎弗洛伊德！改革开放，经济腾飞了，思想理应冲破禁锢的牢笼，展翅飞翔……”

谁说的？啊！他，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男人，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她，那风流倜傥的身影，才华横溢的天赋，曾使她几度迷茫，几番晕眩……

阵雨和芭蕉的搏击声远去了，文玫那水葡萄似的黑眼珠定住了，桃红色的双颊蓦地像涂了胭脂，浑身燥热，心律频添，啊，撩人的天然卷发，圆盘脸，兰草眉，豆荚眼，高鼻下修剪得别具一格的短髭，颀长的身材，隐隐约约，正含笑向她走来……

“文玫，怎么还不弄吃的？”

文玫一惊，回过头，丈夫白金雁站在卧室门口，冬瓜脸像打了霜，灰西装短裤，白尼龙纱短袖衬衫，正用抓梳制伏桀骜不驯的粗发。文玫鼻孔里哼一声，不屑地甩过一句：

“白大秘书，我不是保姆！”

“不像话！开玩笑也不看时候，我要上班，小雁要上幼儿园。”白金雁踱到客厅中央，一脸猴急。

文玫冷笑一声，又盯着和风雨搏斗的芭蕉，语气含几分感慨：“过去了，白大秘书，保姆要求解雇是正当的权利。你要上班，我也有事业，小雁五岁了，认识去幼儿园的路，太娇惯了对孩子有害。”

白金雁不知如何是好，伸手扳妻子的肩：“你真的走火入魔了？”

文玫推开丈夫的手：“可惜我道行太浅，达不到走火入魔

的境界！”

“神经病！”

“我很清醒！”

白金雁睁大猫儿眼，陌生人似的望着妻子，长吁一口气，无可奈何地系上围裙，钻进书房兼客厅侧的厨房，点燃煤油炉，烧开水，煮面条。

雨歇风止，芭蕉抖落了一身雨水，轻盈地摇曳似乎告诉呆立窗前的女主人，它胜利了，狂风骤雨算不了什么。文玫神情淡然，微蹙柳眉，苦苦思索，脑子里像装了彩色胶卷，重叠地摄入那位身材颀长、豆荚眼的美男子，思想深邃，谈吐时髦，是作家中的弄潮儿，是文人中的革新派，乍见面她就倾倒了！之后，他成了她的导师……

文玫的心，像一泓春水，在微波中荡漾。她正在构思一部中篇小说，暂名《女神》，企图塑造一个敢于冲破家庭的牢笼，蔑视世俗的偏见，撕破传统道德的虚伪，勇于冲锋陷阵的开放型女性——不要家庭，随意更换丈夫，用情欲推动事业。

导师说，作品一旦发表，将震动文坛。

可是，暑假过去半月了，日夜苦思，写字台上的稿笺，写了撕，撕了写，至今仍是《女神》两个字。在县政府当秘书的丈夫白金雁，见妻子丧魂失魄，劝道：“文玫，当好你的教师吧，写什么小说！”

她懊恼。一个白痴丈夫，只会跟着领导的屁股转，不如一具机器人，可怜！

“作家都是天才，你不是那块料！”

她柳眉高挑，丹凤眼紧盯丈夫：“一分天才，九分勤奋，

懂吗？燕雀安知鸿鹄志，时代不同了，先生，更新一下观念吧！”

丈夫摇头唏嘘，颓然倒在沙发上，闭上了眼睛。

文玫忽然来了灵感，扑向丈夫，搂住脖子，一阵狂热的吻。

白金雁吃惊地坐起，冷淡了很久的妻子忽然主动温存，以为她耐不住寂寞，好机会，也主动地搂抱她。

“亲爱的，陪我跳舞吧！”

“只要你高兴，玫！”

客厅兼书房再兼舞厅，夫妻对舞，交谊舞，探戈、华尔兹，最后是迪斯科。文玫放大了收录机的音量，四肢狂舞，腰和臀扭动，乳峰乱颤，奔放而热烈。时值暑天，落地式风扇，也止不住他们大汗淋漓。文玫的苹果脸充血了，丹凤眼斜睨，于是，白金雁搂住了她，胸贴胸，嘴对嘴，企图宽衣解带……

“干什么？”文玫推开了他。

“嘻嘻……”他涎着脸求欢。

“流氓！”她柳眉倒竖。

“你是我老婆！”他扑上去。

啪，一个狠狠的耳光，一声娇喝：“谁是你老婆啦？我需要爱情，不需要家庭，你懂吗？宁肯当情妇，也不愿结婚……”

“你疯啦？小雁都五岁了！”他记起在幼儿园的小雁。

“小雁，哈哈……”

白金雁确认妻子的神经有毛病，力主去医院检查，照一照脑电图。文玫却又嫣然一笑，讽刺丈夫是蠢猪，只会看领

导的脸色，连作家体验生活也不懂。

如此体验生活，逐步升级，从前以娴静、美丽闻名的女教师，变得放荡不羁了。热天，蓬松着卷发，短袖短裙，不戴胸罩，趿着一双绣花拖鞋，走上讲台，有时，一手拿油条，一手拿粉笔，向天真的孩子们大谈西方生活，个性解放，性解放，黑色幽默……一双双滴溜溜黑油油的眼珠，茫然地望着女教师。

“老师，什么叫性解放？”一个情窦初开的男孩，眨巴着小眼问。

“这个嘛，性解放是一种理论，一种世界性思潮……”

“是不是男同学和女同学可以随便……”男孩的眼睛似乎被老师的乳峰迷住了。

文玫的脸红了，理智战胜了狂热，明白自己是教师，是人类灵魂工程师，换一副威严的面孔，喝住大胆的男孩：

“不准胡说，理论归理论……”

文玫玩世不恭的教学方式，被教育局当作典型反映到县政府。白金雁十分恼火，自从妻子在省刊《未名作家》上发表一篇小说后，便着了魔。紧接着参加了一次山峡笔会，深信自己是作家的料，从此疯疯癫癫，胡言乱语。

“文玫，教育局要给你警告处分！”

“为什么？一群不学无术，玩弄权术的可怜虫！”

“收敛点吧，到头来……”

“电脑、激光、第三次浪潮正冲击着世界，可怜抱残守缺的伪君子们，苦苦地维护封建家长制，哼，历史将惩罚这帮混蛋！”

白金雁苦笑，他摸不清伉俪情深的妻子，为什么和从前判若两人？只好搬救兵，请来老干部休养所的岳母大人冯兰芝，老太太花甲过五了，原是老妇联主任，随部队南下来武山县时，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妇，如今病魔缠身，哮喘、风湿、肠胃炎，使她枯瘦如柴，离休后，不愿和女儿同住，在休养所占了个窝，十天半月回芭蕉院看外孙小雁，吃一顿团圆饭，也算享天伦之乐。

武山地处川湘黔三省边的武陵山区，偏远，落后，土家族、苗族、汉族杂居，是个藏龙卧虎、英雄辈出的地方。乾隆、嘉庆年间的苗民大起义，咸丰、同治年间的号军起义，贺老总的红军也在这一带鏖战，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。县城坐落在方圆百里的山间盆地中，河川纵横，油茶葱笼，近年人口猛增，高楼栉比，商贾云集，一天一夜火车可到广州，来自港澳的开放风，香风，使小山城的男女，酒不醉人人自醉。

老妇联主任很有点儿看不惯，最烦人的是她的宝贝女儿文玫。小雁都五岁了，还一个劲赶时髦，黑油油的长发多美，偏要烫成泡花，时而披肩，时而上卷，真刺眼！她一辈子穿青蓝灰三色人民装，端庄，保持革命干部的本色。文玫这女娃子，连衣裙、短裙、旗袍、蝙蝠衫、喇叭裤、健美裤，热天还穿着三角裤到西门外的白河洗澡，游泳，白腿白臂，吊起一对奶子，真不害臊！更可怕的是近两年中了邪，写起小说来，奇谈怪论，一套一套的。说什么中国的老古董吃不开，年轻一代的眼睛要盯住西方，大嚷大叫性解放，家庭解体……太可怕了！女婿金雁是个好干部，多次去休养所向她诉苦，文

玫越来越邪，讲课不用心，日夜冥思苦想，鬼话连篇，“妈妈，你不疼我也罢，小雁真可怜，去劝劝她吧！”

是该劝劝了，不然，怎么向她屈死的爸爸交待。

干部休养所耸立在东门外的白龙潭岸，离民族巷的县政府宿舍楼足有两里远。金雁用三轮车把老岳母接来，已是下午五点。文玫正烦躁地坐在写字台前，创作《女神》。怎奈难于进入最佳境界，写了撕，撕了写。来自西方世界的灵感之神，一点也不帮她。风流倜傥的导师呢，又远在千里之外的省城……

“文玫，妈妈来了！”金雁高声喊。

“啊！”文玫雀跃而出，先搂住妈妈的脸，印一个响吻，然后扶她下三轮车，“妈妈，洞中方七日，世上已千年，早该走出干休所，怪闷的，谁受得了！”

老妇联主任刚绽开笑脸，目光落在女儿两条雪白的大腿上，倏地晴转阴。那条鹅黄色短裤，简直遮不住羞，仅及腰眼的短袖白绸汗衫，紧束一对乳峰，趿着绣花拖鞋，一副浪荡女相，成何体统！

“玫玫，你呀，越来越轻狂了！”

一串银铃似的笑声：“哎呀，妈妈，天气这么热，你还穿妇联主任时的礼服，嘻，活受罪！”

老太太瞥一眼身上灰绦卡干部服，摇摇头，叹一口气。

文玫、金雁扶老太太进客厅兼书房，落座在沙发上。文玫忙着兑桔子水、削苹果，金雁去幼儿园接小雁来见外婆。他们住的底楼，三室一厨，按金雁的权力，本可以住二楼的三室一厅，因文玫喜欢院子里的芭蕉，他只好迁就了。客厅的

布置也与众不同，东壁是书橱，有精装、平装、线装各类书籍，有各类杂志，不规则地堆放着。西壁是四张人造革沙发，两只绿色贴面茶几。窗前两张写字台，两把皮垫椅子，文房四宝，撕破的稿子，淹没了断臂维纳斯塑像。正壁是一幅瑞士画家夏尔·格莱尔的油画《雅典娜和三女神》，半裸或全裸的爱神维纳斯和智慧女神雅典娜，体态端丽，神情高雅，身躯柔媚。文玫认为人体美是圣洁的，反而被世俗的人们用宗教、伦理道德和袍服遮掩了，可悲！

老太太不敢看那幅画，女儿半裸的装束，正是摹仿画上的缪司、高鼻子洋人，简直是教唆犯。文玫削好了苹果送到老太太嘴边，调皮地笑道：“来，妈妈，我喂你。身体还好吧？”

老太太咬了口苹果，女儿毕竟才二十四岁，天真无邪，童心不死，喜欢幻想，偏爱入时的穿戴，也算放荡吗？劝，从何说起？

不提防，皱纹的额上又印了一个响吻，一声娇笑：“妈妈，我真想你，搬来同住吧，孤孤单单地修身养性，有么子味！”

玉臂勾住了脖子，摇呀摇，依然是儿时撒娇的动作，唉，小雁都五岁了……

“坐下，玫玫！”老太太掰开女儿的玉臂，“我有话给你说。”

文玫挨老太太坐下，左手支在沙发的扶手上，托着桃腮，丹凤眼含笑盯着妈妈：“说吧，我洗耳恭听！”

老太太字斟句酌：“玫玫，最近还写小说？”

文玫一本正经：“妈妈不希望女儿当作家？”

老太太叹一口气：“别忘了你是教师……”

文玫哈哈大笑，跳起来，一个旋转舞姿，学着老太太的

口吻：“是的，人类灵魂工程师，为人师表，哈哈，妈妈，老古董！”

老太太啼笑皆非：“瞧，难怪金雁说你疯了！”

“是吗？不奇怪，秘书是职业告密者！”

老太太火了：“不准胡说！金雁很能干，县领导都夸他……”

文玫收敛了笑容，面对半裸女神，冷冷地说：“官迷！我真后悔，怎么嫁给了他！”

老太太大为震惊：“玫玫，你真疯了？论人才、地位，金雁哪点配不上你？何况小雁长得金童似的……”

“妈妈演的丈母娘夸女婿……”

“金雁就是不错嘛，据说马上要升办公室主任了！”

“好一个乘龙快婿！妈妈，别忘了爸爸死在谁的手中……”

老太太一怔，往事涌上心头：“文革”中，当县委书记的老伴，正是他的亲信秘书——一个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，向造反派提供了大量材料，被诬为“叛徒”、“反革命分子”、“修正主义分子”，受迫害致死的。平反昭雪时，又是原来的告密者，提供大量材料，证明老书记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，甚至向老太太痛哭流涕，对老书记的不幸抱恨终身。令人百思莫解的是，这位翻云覆雨的人物，现在正是金雁的顶头上司。面对女儿的质问，她无言以对。

“妈妈，你宠爱的乘龙快婿也是个告密者！”

“瞎扯！”

“他至少告了我的密，请动了妈妈的大驾！”

老太太苦笑：“你呀，聪明过了头！玫玫，武山是个边远小县，要尊重民族风俗，穿戴不要过分出格……”

文玫嘴一撇：“妈妈真是杞人忧天，穿衣吃饭不犯条款！”

“还有作风上要检点，听说你写小说有个指导老师……”

文玫动气了，冷笑道：“不错，他有才华，长得也帅，我正打算嫁给他哩！”

老太太睁大双眼，两腮抖动：“你，你真的疯了！”

文玫向往地：“我真想他！妈妈，和金雁生活在一起，太乏味，太可怕了！”

老太太茫然：“你们是自由恋爱的呀！”

文玫叹气：“也屈从了妈妈的选择！”

老太太似乎明白又不明白。文玫因父母的牵连，学业荒疏，勉强高中毕业，自知升大学无望，便立志走文学创作的路。老太太离休，她本可以挤进县委大院坐办公室，却厌恶官场，选择了教师的职业。巧极，刚走上讲台，一个从省城分配来的师范大学生，闯进了她的生活，不久进入热恋高峰，一个进攻频繁、猛烈，一个感情脆弱、浪漫，在一个“千里共婵娟”的中秋夜，少女用娇羞筑起的童贞防线崩溃了……

他，就是白金雁。

文玫第一次把她的王子介绍给妈妈时，老太太喜上眉梢。凭直觉，金雁也十分英俊。冬瓜脸，猫儿眼，不胖不瘦，不高不矮，二十风头的血肉之躯，罩上白皙的皮肤，对异性很有几分魅力。她佩服女儿有眼力，尊重女儿的选择，母女私下议论时，文玫直爽地告诉妈妈，他们已双宿双飞，爱情在肚内结晶了！